尚書疑義

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疑義卷三

明 馬明衡 撰

商書

湯誓

征伐之事湯以前未始有行之者行之自成湯始蓋當時夏桀暴虐湯有聖德其責在已不容有辭使湯避放君之名而坐視其民之罹其毒即是私意故曰余

弗順天厥罪惟鈞所謂天者亦只道理之當然無所私意之謂也當時天下之人雖皆信之非富天下然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況道理心術之微亦安能一一皆曉此誓告之所不能已也一則曰天命二則曰上帝以見已無一毫私意而事之不可以已而又反覆曲譬務盡人情湯之至誠惻怛之真藹然於言外矣商民狃於一已之安便是私意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故其責不容逭也

湯武誓師皆稱王曰孔傳以為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是以伐桀之時即稱王矣蔡註以為王曰者史臣追述之言也然武成有道曾孫周王發亦以為追述之言則不通矣夫以為追述之言者蓋嫌於後世故主未滅輙自稱帝之說聖人固不若是之汲汲也然後世規取天下者徒以力為勝負勝負未可知而輙襲尊號幸而成不幸而敗其心曰非如是不足以取富貴也是其所謂尊號者以為富天下之樞機固在此耳

嗚呼此豈可以語聖人哉而亦何足以為湯武之嫌疑哉夫名者實之標也實者名之本也既有其實何嫌乎其名既有其名由於有其實湯武之以作民父母為己任夫既有其實矣而又欲避其名乎善乎張子之言曰當日未絶則為君臣當日既絶則為獨夫桀紂既已為獨夫矣則湯武之稱王又何疑焉且今既稱兵以伐之矣而猶逡巡不敢當其名稱則所謂伐之者抑何義乎兵可舉也則名可稱也名不可稱

則兵亦不可舉矣此於天命人心之際間不容髮之
幾聖人體會斷制何等明白而又豈為含糊委曲如
後世不由道理只是較量於事勢之間是則反為私
意而已矣是故同此放伐也在湯武則為應天順人
在後世則為欲富天下同此稱號也在湯武則為順
承天命之公在後世則為壓服人心之私廣而言之
同此去也在微子則為存宗祀在後世則為忘君事
讐同此禪授也在堯舜則為公在唐宋以下則為私

天下之事無有不然者而何於此獨疑之乎故竊以為湯武稱王或未舉兵之前而已稱之乎或稱之而後以舉兵乎皆不可得而知但於天命人心之際已審己決而非若後世僥倖於成敗之間者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竊意湯之伐桀見之既明行之既遂矣而乃有慙德是不安於心也理既當行何不安之有有所不安孰如勿為之為愈乎然則成

湯於所謂慙德者豈猶有未的然之見不自信之心耶蔡氏謂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是猶似以迹論也夫惟道理斷之於心則迹異而心同聖人豈暇形迹之計哉湯之慙德湯既自言之矣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則湯之意也蓋天聰明聖智之資既生不能不任天下之責此固無俟於言矣然幸而當其盛時如舜之於堯禹之於舜責任之副既足以滿天下之心而揖遜之容又有以起清風於

百世不幸而遇其變欲辭其責既所不可欲任其責未免以征伐而有之此則聖人之不幸也成湯於是將有所不得而逃矣湯非不能如禹之受舜然禹之所遇者舜也湯之所遇者桀也湯之慚德其亦自傷其所遇之不幸耶其為後世慮至深遠也周公之誅管蔡周公豈樂為之亦所遇之不幸周公亦有所不得而逃矣孔子作春秋乃自謂罪我孔子亦豈樂有是哉蓋皆所遇之變夫子將安所免於人之罪已哉

故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聖人而後有大憂湯之慚
德周公之有過孔子之罪我皆所不能無也此惟知
學者方能識之
湯之所謂慙德者蓋反之於心有不安於是耳不安於
是而猶為之何耶曰不得不為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湯可一日安耶不為不安為之又不安此湯所處
之時是至變者聖人之不幸耳夫道理至大無有終
窮故雖聖人有所不盡者能如湯武之放伐周公之

管蔡孔子之春秋皆是也夫堯舜為天下得人此道理之正也亦堯舜之能盡也然堯舜當天地中和之會故有堯舜之聖亦惟有堯舜之時至禹之傳子時已不同而聖人因時而處之各異湯之時又不同矣況望其處之如堯舜乎不能故不免伐夏救民其為天下得人之意則同而其迹則以臣逐君恐啓後世奸雄之心捘諸道理亦未能盡不可不以為過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聖人特權輕重而行之而

其心亦豈安於是乎故克盡道理如堯舜者湯之所
願也不得堯舜之時不能如堯舜者湯之甚不得已
也故愚於湯之慙德蓋有以見湯之聖德有得於堯
舜之大而非武之所及也伐桀慙德各有攸當而說
者以為湯伐桀之時顏忸怩而心不寧已久者豈足
以知成湯之心哉

古人動以天為言蓋古人終日欽欽對越上帝視天真
如臨之在上而心之所安即與天合心所未安即與

天違不敢少肆自誓誥之言未有不稱天者仲虺釋湯之慙表明天意尤自明白天以乂民為主一則勇智一則昏德伐夏救民非湯而何是雖釋湯之慙非以為湯也所以告天下與來世使不得藉為口實也仲虺之意其亦遠矣

以義制事事之所行無一而非義也以禮制心心之所存無一而非禮也只是此心時時純乎天理之中而見諸行政事之間莫非此理自然存諸心而言謂之

以禮自其見諸事而言謂之以義一以貫之而已非
制心制事有兩樣工夫也先儒陳氏櫟謂以義制事
即義以方外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内亦是

湯誥

天降衷于下民而皆順其自然之常性如父之慈子之
孝兄之友弟之恭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所謂恒
性也作之君師以治教之而後能循其常性而安行
於父子兄弟之間所謂克綏厥猷惟后也湯之誥武

王之誓同是一意於以見聖人之治天下真是代天以行事而為民之主決少不得此湯武所以為應天順人也

余觀湯之誥三復其義只是欲天下同歸於善而已其詞旨温厚至誠惻怛之意藹然可見與武王武成之言覺有不同又合仲虺之誥而觀之君臣之間所以相告戒者無非身心兢業之言與唐虞君臣警戒未始有異此聖賢先後一道也

伊訓

此篇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皆以為湯崩而以十有二月為湯崩之踰月奠殯而告以祠為奠是蓋與周康王受顧命冕服之事同朱文公亦謂人君自有一段居喪之禮與常人不同但今不存如是則太甲即承湯而所謂外丙仲壬者固不復論矣然以十二月即為湯年之十二月而遂以改元為太甲之元年則天下之人得於視聽之下者將以為湯之年乎將

以爲太甲之年乎以嗣王方纔一月而滅先王十有一月之年縱使古人禮質稽諸人情亦不若是之舛且亟也則以元年爲繼湯者繆說也蔡氏以爲繼仲壬之後則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爲所立之後而所謂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所謂十有二月者商雖以爲歲首而未嘗改月也所謂先王者商雖未見追王然所謂玄王者亦皆先王之列也如是則以事體爲宜竊意孟子外丙仲壬之年或以爲年或以爲歲

朱子兩存之然下文即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連上
三箇年字不應有異則以為二君所立之年如史記
之說亦為有理但蔡註復言大甲嗣叔父而王為之
服三年之喪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此則大謬嗣王即
為之子則商家以弟繼兄者何其多也而皆以弟為
兄之子可乎即不必為之子而但嗣其王又不可以
服三年之喪乎禮為人後者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
後大宗此為宗法而言之宗法之立豈所以為天子

諸侯設乎故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者諸侯之
庶子也

一篇之中只要大甲敦愛之實去淫僻之風以敬其身
而已人君所以治天下寧有外於是道哉至下文不
惠其言乃便有痛切之語

大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天即理也明命理之昭昭不昧若
命在我者人常存敬畏之心則此理昭著而益嚴稍

入放肆則於明命何有故非有明命一物在眼前也
吾心即天而已矣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人能自持其心則其心精明自然
不至侈肆而思慮深長不能自持其心則日益昏昧
放肆邪侈愈入愈深圖於何有故儉則不放永圖則
能思不放能思道理自見此尹之告語最契緊處大
甲雖一時未通然克終允德畢竟由此而入蓋居桐
而近湯墓則自然起其思慕而亦無由以侈肆心油

然而生懵然而悟矣是伊尹既有以知太甲受病之處而又得所以處之之方非聖人之實學其孰能之故人臣不可不知學若使不知學者當之縱有伊尹之忠亦無所濟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即慮善以動不妄動也人惟不思而侈肆則任意妄行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矣惟知不放而思豈敢妄動而不敬乎所謂儉德永圖者此其實功也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所謂習與性成者
匪性本如是也由習而化焉狎于不順之人所以習
也故使居桐以遠小人而親聖祖以進善道也觀是
則伊尹一念懇切之誠謂太甲天資猶可以為善惟
為富貴在前小人親近使非密邇先生如是以處之
則無克變之理處之而克變則湯祚永延在此舉也
不處而不變則湯祚遂絶在此舉也存亡之機係此
一舉伊尹之心蓋亦三復於是矣況當其時湯在位

方十三年大丁未立而死外丙仲壬皆幼此其變故
故危疑之秋一髮千鈞之時也猶幸有太甲者天資
可以為善而惟習之移伊尹之屬意當何如耶與湯
共大命集天下方安湯之聿求元聖則其所屬望者
何如而忍棄之不一膺於懷耶尹之心公天下之心
也其誠意相孚德望係屬已非一日天下信之有不
足言矣非惟天下雖大甲亦信特不勝一時縱欲之
私耳使伊尹一有避嫌疑畏之心則置天下於不安

昔日與湯僇力以伐夏救民者亦以其責不容辭也夫不以辭於伐夏更革之大變而辭於嗣王轉移之一幾是豈聖人之心哉吾意伊尹於是亦自不可得而辭矣今觀密邇先生其訓無俾世迷則伊尹未嘗有一毫怨憾廢絶之意而冀望之勤如此豈曰放之云哉下文云王徂桐宮居憂是亦太甲猶在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時也上文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不知太甲所居之喪是成湯是仲壬皆不

可考但可以見其末免喪之時是又何妨於處桐耶
後世不明聖人之心併亦不識聖人之事見其事迹
奇異遂承襲以為放太甲也孟子亦言伊尹放之於
桐三年又曰放太甲於桐蓋孟子論事最活落只論
其道理之大者而不屑屑於其事跡之小節但云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便自明白無疑承
襲之言何必較也

咸有一德

大甲既能悔過處仁遷義所以脩德矣然又猶恐其間斷不常不能純一則復如前日之為無以保厥位也蓋人心操舍無常不純一則二三此伊尹所以尤惓惓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告大甲之言而直稱湯者如益賛于禹直稱瞽瞍此等處皆不可曉一德純一無間斷之謂純一自然無間斷纔有間斷便不純一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云新

服厥命者謂居梠三年免喪復政而即位是新服厥命非前日之廢今日之復位謂之新者也蓋前日雖已即位猶百官聽於冡宰未親政也今免喪始親政而適值悔過遷善之初安得不謂之新服厥命而惟新厥德耶古今皆謂伊尹放大甲是廢之也今詳書所載伊尹何曾有一毫廢大甲之意古之人君居喪三年不親政百官聽於冡宰其常禮也然只是居諒陰之中大事或咨命而行如高宗三年不言何嘗一

一親政惟大甲則因其有敗度敗禮之事伊尹乃營桐而使居之此為異耳伊尹聖人豈看大甲不出亦諒大甲必能改以為不使居桐更無他法未易以口舌爭也故味其營桐之意則所以致意於大甲深矣伊尹何更有他意哉後人不曉三年不親政之禮失百官總己之制見大甲嗣位而使居桐張皇其說以為伊尹之廢之也嗚乎使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者皆大道之湮傳習之謬也

日新者日進而不已也惟終始惟一而無間斷乃能日新一日不新則舊矣一時不進則退矣所謂學無止法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大甲之病全在與處匪其人為所誘奪故纔勸以新厥德而遂以此語之也當時伊尹為元老即有近習倖進之人伊尹豈不能去之但大甲之心未明雖暫去之能常去之乎故必使居桐者所以格心也此便是聖人學問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伊尹此篇致

重全在一字上一者此心純一而不變也伊尹既喜

大甲之能遷善改過惟欲其此心始終純一而不變

也故切切言之德者大總而言德之可師法者何常

之有惟其善則從而師之然日用之間事變不同善

之所可取者亦何常之有惟合乎純一不變之理而

已蓋人能學問不息則此心精明而純一不變之體

瑩然常存見人之善若己有之好仁者無以尚之有

維曰不足之意豈不協于克一耶
協于克一協訓合字未切協猶協助之協克能也謂取
善無定在惟其可以協助我之能一者使我之意思
常惺惺而不息昭昭而不懈斯足以為善矣若其令
人渙散懈怠何善之有蓋人之有純一不已之功者
其於善者若飢渴之得飲食而惟慮其不我足也其
於不善若芒刺之在躬而惟望其速去之為快也此
伊尹告大甲最切處豈獨大甲之所宜服哉

盤庚

遷都之事在後世是極重大不可輕議古者風俗質朴至商雖非茅茨土階之時然禹尚卑宮惡食商亦想不甚相遠大抵崇高富貴不如後世之侈麗名分體面不如後世之尊嚴故遷亦尚易然亦用許多委曲告諭務求民心之達不肯直行己志若後世事體自不同豈可容易平王東遷浸以微弱宋不守李綱之策遂至於亡可不鑒哉

重我民無盡劉者謂祖乙自相都耿豈樂於遷哉蓋相都不便於民之甚先王固重民命而不使在耿之盡死也孰知于茲又不能胥匡以生稽之於卜乃曰當如我之所圖也

非余自荒茲德謂非我不能如先王圖任舊人而丕欽之也惟汝含德胸中不能如舊臣之不匿厥指而不知警懼以承我之一人耳含德含字疑作舍字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謂上

可以率下不一勞者不久逸也是全責在位之意汝

克黜乃心云云 者承上言上既可以率下勞乃可以

致逸如此汝能黜汝之私心不以浮言悅衆為德而

必求其民之安為德則是施實德于民如是乃可大

言汝有積德則我當如先王丕欽之也而下文乃言

其不然焉

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承上謂施實德乃可謂積德今乃

不然不畏大害于遠近之民如惰農自安不敏於勞

則不能有秋矣汝不和吉言于百姓至非予有咎則謂汝令如是非惟害人惟汝自害耳自害者謂將有罰及之是汝自作弗靖非予咎也故下文云不敢動用非德也是其意甚嚴其詞甚婉矣

制乃短長之命註家蔡氏皆以為我制生殺之命為可畏恐非語意大意謂君者民之司命命之短長君實制之則利害之實當以告我令不以告我而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勢熖若火之盛不可近其又可撲滅之

耶

無有遠邇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則是明告之以賞罰也上文許多委曲開譬至此乃明告之盤庚忠厚盡人之情豈後世所能及哉

盤庚中

盤庚上篇全是戒責之辭故以罰德相並而言然藏嚴恪於從容之中不甚峭露此篇只反覆告以所必當遷之意無違意也其懇惻之真有以益見於意言之

表至云崇降罪疾自上其罰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死皆是即其平日之所嚴事而畏信者以開悞之非即以刑罰加之也惟亂政具乃貝玉之臣則必欲加之以刑而亦出其乃祖乃父之意非一人之私也先儒謂上篇告臣之詞中篇告民之詞意或然也

盤庚下

此既遷定衆志之詞末乃切切於貨寳生生之致意其真重於民矣篇中有數處難曉若遂字生義亦解釋

得去然終是不可知如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如蔡註
雖亦稍通余疑字必有缺誤者如弔由靈以靈為善
指當時衆謀有善者則亦不可解用宏茲賁謂衆人
惟欲宏大此大業辭亦不順又如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此等皆不可解意皆當時口頭之語今皆不可
知也
民之不欲遷者惑於大家之言亦苟目前之安小人之
性大抵然也當其未遷之時未免有責讓之言及其

既遷之後猶慮其未審利害之實且或恐上之責讓未已而不安也故復開誠以告之期於遷而獲安而已豈復念前日之浮言耶此盤庚之於民真有保護赤子之意

說命

說命三篇詞皆易曉無難讀者惟夢帝賚良弼一事古今難言雖先儒伊川皆有論說大抵謂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此亦以理度而然至於審其象貌以

形求之惟肖則亦大奇矣安能免後世之疑耶夫天
地之道易簡而已矣聖人之道亦易簡而已矣求賢
人之事不必易簡而必曰聖人與人不同而其所為
之事皆有異於人故求之必於幽深玄遠不可知之
地恍惚怪誕不可信之理以是為聖人之高妙絶世
嗚乎此豈所以論聖人哉夫聖人亦人耳而其所行
之事亦人之事耳但聖人能盡道理而衆人則不能
盡道理此為有異豈以事之不可知不可測者以為

聖人之高哉高宗之夢傅說即如書中所言是明有是事矣然亦後之人以為上古聖人當有不可知不可測之事只據書上傳說更不敢致疑其間則亦無由考論思索以求必可信於己而取快足於心也夫上古至今事跡簡畧高宗雖言之止此而當時事跡之詳又豈數言之所能盡哉夫立一相以天下為非易事也顧乃徵諸一夢之間而遂置諸左右所謂畀踰尊踈愈戚如不得已者豈宜然耶蓋麒麟鳳凰人

皆知其為瑞甘露醴泉人皆知其為澤豈有聖人在下而徒隱於工傭之伍名迹不彰世無知之而主上莫之聞焉愚意傅說之賢高宗聞之久矣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予聞則舜之名堯亦聞之久矣特舜則四岳共舉之殷時人心不如古有傅說之賢而在位之臣無有舉之者高宗欲即求而加之諸臣之上耶則商之大臣如盤庚所告亂政同位起信險膚者不少也欲且任之以一職以漸而致之耶則非所以待

傳說與己之本心也商俗尚鬼以神言之則崇信之心生而無所拂矣故帝賚之言一出在廷之臣莫有違者非惟高宗得以遂其納誨之益而諸臣亦皆與觀感之心此其運轉之機高宗最為神速也商人告語臣民多託諸神觀盤庚之言即若有神真在其前而禍福之者高宗天資雖高先儒蔡氏謂其或亦未能免於流俗故傳說以黷于祭祀告之理或然也若是聖人作用又不必如此錄之以俟正

上篇大段有三節自朝夕納誨至作霖雨望其納誨而
所賴之切啓乃心至厥足用傷則欲其所納誨者竭
盡無餘藴而不惜苦口以進諫也惟曁乃僚以下則
不惟説一人如是凡在廷之臣皆欲説率之同心以
匡厥辟則舉朝皆以善道事其君王誰與為不善乎
蓋一節深似一節於以見高宗好善之誠納諫之勇
一念乾乾不息之心精進無已之意非聖人之資其
孰能之

啓乃心沃朕心啓沃二字極好人臣之於君有上下相臨之分而以得盡其情為難今曰啓乃心者則忠誠惻怛無有不盡其情須有此心始可以謂之忠便自責難於君便自予弗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而所以納誨其君者無不至矣凡人秉彝好德之心其孰無之惟奪於習染日漸昏昧寘頑而善無由入矣今曰沃朕心者則常誠意以動之善道以開之不使一時間於小人不使分毫惑於異說使吾心

之間明者日益開明潛涵浸灌日動於天機而不容自已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其進善有窮乎

說命中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此開端是就本原上理會最可尋玩人君一心萬化從出用其聰明則好惡必有所偏而所害者廣故惟以天聰明之為聰明也天聰明者不作好不作惡一循天理之自然而已故曰惟聖時憲也人君於此而能知所從事焉則本原澄徹而天

下萬事又孰有出此之外耶故臣欽若而民從又也

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最是大根本處於

此可以見傅說聖人之學也

慮善以動則動無不動其可乎動惟厥時即動其可之

謂蔡氏謂當理而又欲以時作兩層說非也

慮善以動則皆動於理惟厥攸居則皆安於理此皆心

體上工夫伊尹告太甲云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又曰欽厥止雖因人而告詞意不無淺深然皆如

出一軌聖賢之學豈有異同又合堯舜禹湯之言而觀之心心相孚默相傳授即今千萬世之下忻然仰見於千萬世之上然後知道無二致聖人之學真為心學也而又以見夫子之書真為載道之書也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說因高宗旨哉之言故以此答之蓋以勉其見於施行此意極聳動警發何等是好先儒南軒張氏堅以知字泥之謂高宗舊學甘盤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未免牽纏

知行先後之說將古人緊切之言特地扯放寬來似覺最為害道且宋儒知行二字纏倒一生蓋不於心體上求自得而惟於文義上費分疏年時有限而辭說無窮亦甚足厭是非獨立說之過亦傳習誦說之徒務持勝心有以亂之也今與人講學只依本經體帖或意思融會不勞緊切數語即暢然明白稍交知行二字其間則紛紛不了何耶蓋此心即已墮在文義上分疏去矣然則知行二字豈能無哉蓋人心體

自其靈明處而言謂之知自其篤實處而言謂之行道理須說此兩字始盡然靈明者必篤實篤實者必靈明譬如火然其光照處可謂屬之知其實有此光而無虛妄處謂之行然火必實火而後能光明而其能光明者又安有不實光與實又安可分為二耶天地間凡事可說得此兩箇道理非但心體為然眞實不可分為二故亦有单說知而行在单說行而知在有並說知行而道理皆無不足蓋道理活潑豈可纏

綿故愚為統論道理可安知行二字於其間中庸或生而知或學而知是也若說工夫次第先後則不必以知行膠於其間大學首章言知而不及行中庸首章言行而不及知矣是蓋雖不必言而知行道理自寓其間不患其或遺也若如宋人之說則知行二字是入門大關捷大學中庸首章何不明言之而使後世之人以意會誠正為補行而會密察以補知耶故愚敢以為南軒牽纏之意反掩傳說警切之詞也其

統體言知行功夫次第不言知行之說謬妄獨見古
今未有與同者反之心以為甚愜擬之迹敢以為安
亦附求正於來之君子

說命下

此篇語意道理本甚明白但因知行與學字自此始發
故宋儒諸公於此便要扯來作宗主以學于古訓至
匪說攸聞為說知字如此之重遂謂而令人只管說
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如何地治身如何地脩

以此為要學于古訓而事要師古也若是則傳說所謂學于古訓而師古者只是去讀書懸空講解以為心如何治身如何脩未敢即下手用工去治去脩恐一時錯了無及矣然則傳說之所言者果如是乎前篇言匪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傳說之言何等緊切而今乃顧欲寬慢之懸空思想然後去下手用工豈傳說告高宗之意耶不惟匪傳說之意抑豈學者切實之功夫耶夫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固有之矣善知其為善惡知其為惡父知其當慈子知其當孝君知其當仁臣知其當忠雖至小人皆能知之極至如盜賊亦豈不知本心之明昭如日月所謂人性之善也惟不能勝於情欲之私是以昬為之而不顧大人君子本心分數所存又多雖至於節目之詳或亦不能無待論究亦須依本心之明者只管精明只管奮勵學將去中間未嘗不論究也論究所以精明奮勵此心也蓋以精明奮勵此心

為主而討論窮究自在其間未嘗廢也古人之學如堯舜之兢業精一執中成湯之建中檢身若不及皆是如此所謂古訓也今亦學其所行如是所謂師古也必如是方為有力是道理之正學問切實工夫今若只以討論講究為師古則一生精神墮落在是是不為末重而本輕乎蓋討論講究未嘗無特不以討論講究即為師古如文公云或索之念慮之微或求之講論之際或辨論人物而取其當否或窮究事體

而别其是非者皆未嘗無特不以此即為之窮理即
為之格物致知也不以此即為師古即為致知則雖
時或從事於其閒而未嘗墮落只用以隨時維持警
策求精明奮勵吾心而已矣而未嘗有貪多務得之
病今以此即為師古即為致知則謂師古致知大事
也而其功全在是遂終身墮落其閒豈更有閒暇功
夫及其他也雖亦嘗曰知行並進一邊知一邊行依
舊是不能行併其所為知者亦鹵莾而非本源之知

而於討論講究之際亦貪多務得疲精竭神而無優
游厭飫之實引得心愈放意愈勞務外而遺內末茂
而本微是與前所為時從事不廢者實內外賓主之
辨同形而異情不可以不辨者也蓋精明奮勵此心
者如種樹之根本生意討論窮究者則如灌溉栽培
藩籬鋤理之而已灌溉栽培藩籬鋤理之無他惟欲
使樹之根本盛大生意日滋而已矣故當灌溉栽培
之時而灌溉栽培之或灌溉之太甚栽培之太勤亦

足致悴則亦未嘗於必灌漑栽培而不知變也取足而已矣今以討論窮究論即為師古即為致知者則不以是為灌漑栽培而直以是為樹矣故枝葉茂而根本微資禀好者意氣堅者尚自支持立得住否則終亦必倖而已矣大抵當初立為此說只是毫釐之差信心不過謂若不去考究則手便胡做脚便胡行是亦不信人性之固有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心豈全一土塊耶知善知惡與聖人不爭毫釐只是不

能體帖依他所知而行故併其知者而失之耳今既云人心若是不可信則去討論者誰别其是非去講究者誰分其可否無星之秤以知輕重無寸之尺以較長短是庸夫而使聽聖人之作用稚子而使理千古之紛紜不其惑哉此實毫釐千里之分為學入門之所係且聖賢君臣千古相傳之旨要不容以弗論也君子幸其正諸

傳説所謂學古者即學堯舜禹湯授受之心法也猶今

云學者當必求爲聖人也事必求堯舜禹湯之心法以見諸行所謂學其如聖人者去其不如聖人者是何敢一肆其欲而不惟理之循哉此古人所以學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是傳說恐高宗徒欲聞其言而未能見施行故呼王而警覺之也於高宗曰予惟克邁乃訓高宗之求言可謂切矣傳說察於人心幾微之間不肯輕易放過遂曰王人所以求多聞於善言者豈以得聞爲貴哉正欲以建立乎事而行諸

施為之實耳故事必學于古訓乃為有得古訓如堯之克明俊德舜之重華協帝禹之祇台厥德湯之建中于民皆是也學之者非徒誦說其義蓋每事必效之而行也此所謂建事者也如其不然何學之有故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學之道何如必遜志以為之地必時敏以求其功則天機自不容已厥脩乃來矣又功夫不可間斷允懷于茲而不忘則日新月盛道積于厥躬矣此則學古之節度也傅說

又慮高宗徒知資于人以為學不知責諸己以為學也故復勉之曰惟斅學半謂不可專恃其在人也惟念終始典於學則優游涵泳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所謂厥德脩罔覺也此意思一段深似一段蓋皆就人心幾微上細細檢點防閑夫人易於聞見而或不敏於事也則即戒之以時維建事人事建或欲自作聰明而怠於師古也則即戒之以師古人師古或又泛而未切也則即戒之以遜志時敏人為學多待人

而興無朋友則放倒則即戒以終始此大段人之通病在高宗之賢未必有之而傅説亦預戒之也陸象山曰老夫無能只是識病傅説亦可謂善識病矣此非有聖學體驗之功安能到此監于先王成憲則戒以專學湯而已矣此師古之實也蓋湯之道即堯舜之道學湯則堯舜在其中與其遠引而多説孰若近取為有徵乎君之於學能自責成於己者如此然後親賢為有益則説當更廣求賢以為助也此篇蓋因

高宗舊學于甘盤學之一字生起又說厥終罔顯故傳說承之皆論學也意若謂學必如是而後可以顯矣如此看來似覺有脉絡

高宗既免喪其惟弗言即有深意免喪之後宜有言矣若不得夢其將終無言乎此高宗必待羣臣之請而後語之也嗚呼其幾微矣

高宗曰惟不良于言予罔聞於行而傳說即曰非知之難力行為難信之不難惟力行允協先王成德乃為

貴耳高宗曰予惟克邁乃訓傅說即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語意大抵相同蓋皆劈頭轉換不以高宗所能者為己至而促進之於實地工夫使高宗不可有一息之放下是何等緊切看來傅說是箇樸實頭做工夫底人無許多閒話後儒將來擺布牽演文義俾緊切意思汩没不明讀之何補於學者故傅說之言非獨為人上者所當知也

遜志者謙虛之志時敏者精進之功蓋道體最大學問

無窮人惟有乾健不息之心則其志自虛而其功自不已故時敏者必遜志遜志者必時敏其心一也顔子之有若無實若虛文王望道未見禹拜善言湯檢身若不及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只是如此無後世許多閒話文公謂遜志者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此理會若氣高不伏不能入細如此說遜志則又失之遠豈或者記録之差耶

惟斆學半蔡子以教人居為學之半欲高宗自學又以教人為終始之義愚竊以為難通方傅說勉高宗於學詞尚未竟而遂告以教人無是理也自堯舜禹成湯以來君臣告戒之言惟恐在己之未盡而何有遽告以教人為急哉又以教人為學之終事將傅說緊切之言又失之遠其為深巧亦已甚矣而又或者新巧之尤耶蔡子之意本於吕伯恭之言謂曾有學中一事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作者只是一半事耶一

半要你自去行取以為深險不知此說於義理極正於語脉極順何深險之有然竊謂斆字當兼教人受教二義謂人所以教已所受教只是居為學之半其實要自去實用其力始能得其全也故必一念乾乾不息終始守于此學則厥德脩罔覺矣如此說來自是平順不知先儒亦何故倒說想亦胸中有舊說纏繞也

監于先王成憲者此又終學古之義傳說此篇全在師

古遜志時敏終始不怠亦惟古之師而已而此復結之曰但能法于先王則古人之道亦即此而在矣蓋聖聖相傳一心一德法先王即所以法堯舜也

傳說告高宗以師古而終之以法先王故高宗引伊尹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之言而又望其克紹乃辟于先王皆語意相答如響應聲夫人以善道相責而無吝色者世有幾人況君臣之間乎伊川云雖痛責猶懼在己者重而在人者輕也今高宗於傳說之言惟

恐不足其精進學古之誠與日俱新非聖人其孰能之

高宗肜日

此篇詞語隱約有難盡知者細詳其意全在王司敬民一句蓋商人尚鬼高宗之豐于祀或時因民庶有天折札瘥之事祀以求福非自祈年如漢武之為也但高宗平時黷于祭祀者又不止此一事是亦高宗之病痛故祖己因其雊雉之異而箴之而專以民事一

事為言也語意謂天監下民所典在義降年有永不
永者亦以義不義之故則然民之天折者非天夭之
也民自絶其命耳故民有不順其德不知其罪天但
信其命以正其德而已信其命者即降年永不永也
天之命如此令王乃曰其由我祈請之力豈有是哉
於是歎息而言王為人君所司者敬民之事而已民
事大小無非所以繼承天意而當行者何待祀豐于
昵以求之耶後世言代天理物繼天立極即天亂之

義大抵祖己之意欲高宗盡其民事之當為而不求諸幽冥之不可必所謂君相不言命也

西伯戡黎

戡黎之事先儒論之多而蔡氏猶以為文王之事者何耶夫文王伐密伐崇者亦非如史記所言因崇侯虎之譖而伐之也是專以為己也司馬遷不知聖人者特以楚漢之際事跡揣量豈足以見聖人之人與楚漢用兵者不可同年而語哉蓋文王既得專征伐則

凡諸侯之為民害者皆王法所必誅者故文王伐之欲使奉王灋去民害非收邑以為己貳也今戡黎至祖伊恐而奔告曰天既訖我殷命則其勢已逼矣豈得謂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乎其為武王無疑吳幼清謂黎畿內之國文王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為西伯其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一日命絕則天行罰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

則震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然不以為意哉當是武王伐紂之時先戡黎而遂乘勝以伐紂都也此說為得之

今王其如台謂民之欲喪至欲天之降威而受大命者亟至如此今王之所為其曰但如我而已謂畧無一毫警動脩改之意觀下文我生不有命在天之言則真以為但如我而已季世之主拒諫以自是而自取滅亡者每如此可不監哉

商書言其如台凡四蓋商之恒言也註疏皆以正言之於湯誓夏罪其如台則云其如我之所聞於盤庚則曰其如我所行於彤日則曰天道其如我所言於戡黎則曰其如我所言是以正言之惟蔡註皆以反言其如我何哉今看來依正說為長而其義則各依其事之語脉各有攸當也

微子

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當國事至此蓋以無可為矣故

相與涕泣論議所以為不得已之計皆以為宗國之
大體而非以為一身之私議也三人者皆商之宗臣
與異姓者不同異姓者盡一身無愧斯已矣其責為
易宗臣則有宗國宗祀之責係焉其處之為難故於
議論商量所以處之也者後世只以商量在已之去
就使必合於天理為言此其義甚小非所以論三仁
也古之聖賢所以存諸心者非有沾沾自好之私也
其所具者大其所處者遠死生去就之間何足深以

為異哉惟其宗國將亡救之不可棄之不可祖宗盛烈至是將無所託此其無以處之其責委之何人三子者其哀甚矣夫人臣之於君也當其國家盛時脩政立事上下交修其忠誠懇至之心所以為國家也不幸而遇其變或直諫或存祀其忠誠懇至之心所以為國家也想微子之在平時豈無化導箴益之方顧紂剛愎之性難悛至此極矣故不得不有以處之使變不有以處則紂必駢殺之既無補於殷之存亡

將又何忍於宗之遂絶乎故三子之所以相顧議處者愚謂皆所以為商而匪謀一身之私議也譬如人家覆敗已不可支至親老成之人相與謀其家事汝能此則為此我能此則為此無非欲以存其萬分之一無非所以為其家也是時豈有自念其身之謀哉蓋其平時意念已孚為其家則已忠於家矣為其國則已盡忠於國矣是雖不謀一身死生去就之義而其義未嘗不在也若但以為謀一身死生去就之義

為言則是猶為私意也夫微子帝乙之長子也古人重宗微子死則湯祀其誰奉之故微子者不得不去箕子比干則皆不去以諫紂庶幾冀其改卒之比干被殺箕子囚奴亦偶所值之不同耳箕子豈固陽狂以求免耶所謂自靖自獻於先王者如此後世議論深求其說率以己之見而度古人之心愈多愈亂惟有問於朱子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諫不行而或殺或囚奴者所遇之不同此為最善然又以為

使紂而囚比干則比干未敢即死此恐未知三仁所
行各隨其力量若比干中心則以必死為是三仁中
間力量多少不同然其心則皆無愧所以謂之仁也
微子之去其義甚微有難知者故後世傳習多為異說
左傳謂面縛輿櫬以見武王司馬遷又謂抱祭器歸
周此皆以後世之事而論古人也論古人者須得古
人之心後世不能得古人之心而徒擬其跡遂以為
窮迫畀辱之事古人亦不恥為之而蔡氏亦以引於

書傳何耶夫微子之心自以身係先王長子烈祖成湯德業不可由是而遂泯也事勢既已不可為矣殺身以成一己之名而殄湯之祀可乎故不得已而逃遯于外亦若耄之遜于荒也然其心亦甚有所不忍也遲回不決訪於箕子比干微子至誠惻怛之心可見矣特其事埶如是道理不得不然耳若至面縛含璧輿櫬以見武王則辱已甚矣是後世畏死偷生祈哀請命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又先抱祭器以歸

周是導之也人臣至此縱事勢不可為而為不得已
之計必不忍導之以速其亡夫天命去留之機聖人
亦知之矣觀其問答之言畧無一毫咎周之意固已
可見然子之於親當其正命之時雖知其無可奈何
然豈無有眷戀悲哀擗踴哭泣之理三仁之眷戀悲
哀可謂至矣即無可奈何亦先抱祭器而往歸之耶
凡此皆不足深辯而後世亦謬相傳襲不已有乖聖
人之道而遺害後世之深也故論之或詰曰面縛含

璧輿櫬亡國之禮皆如是不然安知其不殺之耶微子不死於紂者欲以存宗祀也欲存宗祀而不隱忍以為是是不死於諫紂之時而將死於見周之日矣惡在其為存宗祀乎余答之曰存宗祀者事之至重也面縛輿櫬者天下之至辱者也聖人慮事自有幾先而其處之自有法度豈至犯至辱以全其事之至重乎夫君子但順其理之當然而不為非義以求必得但行其心之得盡而不肯枉尺以直尋且微子其

知武王爲何如人耶微子亦聖人也其不知武王爲聖人耶知武王爲聖人則各行己志不如是而後可全也如不知武王爲聖人而以爲如後世更革之主則縱犯至辱又安知其不殺之而必祀之可存乎其爲計亦愚甚矣而謂聖人如是乎況二說自相矛盾既云抱祭歸周則何面縛之有既面縛含璧而又先抱祭器以歸周耶廼知此言皆季世不達道之儒以意而謬說也

尚書疑義卷三

尚書疑義卷四

明 馬明衡 撰

周書

泰誓

此篇書序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會孟津通以文王九年數之為十一十三蔡傳深辨其非而以經文為主經云惟十有三年春即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夫虞芮質成西伯受命稱王此司馬遷不達理道之
舛後儒因袒其說孔傳又證以惟九年大統未集之
言而亦以文王為改元也歐陽修亦深辯其妄說夫
改元之事設或有之非因斷虞芮之訟然至武王不
改元則惑矣蔡氏以書序十一年一字即十三年三
字之誤謂無有觀兵復退之理犯於兵以脅君而引
張橫渠之言當日命絕則為獨夫天命未絕猶是君
臣豈可以兵脅之耶此論極正然戲黎又為文王稱

兵畿內至祖已奔告又非脅之耶即以西伯為武王
通鑑係年謂在於商紂三十一祀丁丑之歲而大會
孟津為已卯則亦先二年不能無稱兵震動之嫌凡
此皆可疑難曉者豈當日命絕已在於戡黎之時而
武王特未即大舉先剪其助紂為虐者至十三年始
會諸侯以伐之耶而武王當時服從者衆紂之離心
離德亦不畏其圖已耶朱子謂繫年至共和以後始
可考故若此者亦但當觀其大義其實不可得而詳

也大抵共和以前繫年亦只憑皇極經世遡而推之以至於堯之甲辰驗之後世人事與數相當故今以為邵氏之歷然以前安有史籍可考經世以已巳周文王没武王即位已卯周武王伐商是伐商乃正武王即位之十一年是亦武即書序之文而推繫之耳而亦未嘗以文王九年通武王而數之為十一年也然夷齊叩馬而諫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無有即位十三年文王未葬之理是又近於孔氏不

改元之說意史遷所撰夷齊之言亦只得秦漢之傳聞而未足以為據耶愚以為凡此姑當缺之而惟論其大義可也論其大義者必知文王至德必不受命稱王也必知武王非富天下也必知天命未絕決不以兵脅君黎之可伐必是天命已絕也如是觀之則聖人千古之心可以近見於千載之下而千載之下可以仰合於千古之上其於改元不改元十一與十三何暇計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文公謂湯武征伐皆
先自說一段義理愚竊以謂聖人除却義理更無事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觀武王此敘則似文王
時已有意伐紂但未舉耳而蔡傳以為敘文王之辭
不得不然而文王實無意也如是則為誣文王矣夫
謂文王先有意則不臣謂誣文王則不孝先儒於此
論之多矣而皆未能使人心之快然者文公謂若使
文王未崩十二三年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

哉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也愚以謂文武之心未
嘗不同然文武之作用自別同一聖人也堯舜自堯
舜之作用湯武自湯武之作用文王周公自文王周
公之作用作用之別則以其力量有不同耳千鈞之
任烏獲舉之而不難次於烏獲者稍難矣又次者則
又難矣雖同曰舉之而其所以舉之者作用自有異
耳文王之力量恐亦非武王之所能同也當其三分
有二之時關雎麟趾之風漢廣汝墳之化如陽春之

生物物無不應豈待以兵戈而勝之哉雖伐密伐崇
文王所不免然亦如舜之有苗耳而天下大段日歸
之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至德感通之妙自
是如此使文王未崩紂惡愈盛三分之一又自然歸
之紂雖尚在然天下之人既通歸之矣紂亦若之何
哉至此之時或紂自逃走或人殺紂皆不可意度然
決不以兵戰而取之也夫任天下之責以安天下為
心者聖人之所同也而其所以任之安之作用聖人

不能無異也作用雖異而其心則同所以同謂之聖人也所謂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者武王以得安天下之民為大勲文王三分有二其尚未得安為未集也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既怒商民皆歸周天威之將非文王而何

武王開口便說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武王分明以父母君師自任如此則視紂之惡天下之人受其暴虐武王豈能一

日安哉於此可以見武王之心矣

有罪無罪一聽於天武王何心哉受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天意可見矣故承之曰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也言一聽於天

而已矣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所謂受命者只告諸文王

之廟即為受命非真文王裒有所命也蓋時既當然

即道理當然不越乎道理即不違乎文王矣文王武

王作用雖有不同然其安天下之心一也後世曹操自擬文王而使其子丕取漢為武王嗚呼是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事乃為姦宄欺世之資茲故不可不論

泰誓中

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亥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子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夫以十一月為亥月則是商亦改月矣此恐未然先儒林堯叟

謂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之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三令五申謹之至也此說固為有理但湯之誓師未嘗至再至三豈湯之致謹又不如武王耶此等皆有不可曉處意者武王從容而行先後來附而至者日衆故武王因其後至者而復告以伐商之義也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餘國豈無道里遠近先後之差哉

泰誓下

六軍者天子之制今稱大巡六師蔡氏以為史臣之詞亦是大雅棫樸是文王之詩亦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文王武王尚為諸侯不應便有六軍或是史臣從後詠歌紀錄之時既稱王遂亦因稱六師耳但湯武誓師皆稱王曰或如愚所論舉兵之時已正天子之禮遂稱六師前後足相發也且其言已曰奉予一人

曰獨夫受他復何所嫌乎然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則五師乃為一軍六師未可謂之六軍也又常武之詩整我六師瞻彼洛矣之詩以作六師孟子云六師移之是皆天子之制亦稱師者豈未有周禮之先天子六軍之制未立諸侯稱六師者亦舉衆之通名耳至周制天子六軍其後因習亦以六軍為六師耳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亦稱師可見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理昭
然不可得而昧也紂之所為如此安得不奉天命以
行天罰哉

武王誓師必稱文考者蓋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德入人
之深天下之歸周者寔由於文王武王之意以為
今日終文王之事而又懼其為文王羞者此聖人至
意惻怛之心也

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皆周禮未定時制或猶仍其舊也雖稱王以誓衆而於此等制度未必盡備但周官六卿周公所制亦不知殷人之制何如甘誓乃召六卿孔註與蔡氏皆以為六鄉之卿非各率其屬之六卿也不知夏制亦六卿否洪範八政只有司空司徒司寇則商時亦未必是周之制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周有三百六十則周制與夏商不同多矣孔氏以時已稱王而有六師

亦應已置六卿此特以司徒主徒庶司馬主軍旅司
空主壁壘蓋特呼治事之三卿耳是亦未可知也
此篇專指妲己而言蓋紂之惡由於妲己廢宗廟棄宗
族任罪慝以暴虐百姓只此數言已足以致天討矣
何必多哉觀此篇與泰誓之言真有不同

武成

武成之書諸家多所更定而各有不同或以日長之先
後則云既生魄當在丁未之先或以行事之重輕則

云未祭告不敢發命蔡氏集諸家所長而考定之今行於世愚竊以為武成之脫誤固不能無必欲更定以為此條係於此條之下則又安可知是不若因其舊之為愈也今觀古本如初敘于征伐商遂敘王來自商偃武修文遂敘祀於周廟大告武成遂敘諸侯受命於周而繼之以王若曰皆辭意相屬是古人敘事之體惟其承厥志之下則似有缺文底商之罪以下皆是史臣敘其禱神立政之事不可屬其承厥志

以為皆王言也大抵去古既遠復值簡編斷蝕之後
欲細細必求得其一字一句之不差斯亦難矣惟大
義昭如日星未嘗以簡編斷蝕而不可知也學者不
惟大義之沈潛理會而必欲細求之字句之間以為
悉得古人之舊是皆宋儒著述之說有以起之也况
孟子已不盡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何嘗悉以為武
王之世之舊文哉而孟子未嘗筆削而更定之是知
古人觀書與今人觀書大不同也今如所定新本將

厎商之罪云云至萬姓悅服敘於厥四月哉生明之上次第擺布將來真是後世文字也

武成月日如孔疏亦自明白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為壬辰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

祀於周廟四月十九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此說與漢書律歷志所引不合而孔氏以為漢因偽書而為志而朱子亦言漢書之誤則如此說亦歷歷可推似有依據但經文既生魄孔傳謂魄生明死當是十五日之後而穎達以為丁未已是此月十九日矣不應生魄倒在後遂以受命為祀廟之前惟此有疑竊以既生魄既者盡也當是晦日昔人有問於朱子者亦然正與余合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以哉

對旣言之其義又自明白矣

武王告諸侯敘后稷太王王季文王相承以成王業者蓋太王王季文王但知修德而人心自然歸附至後人推王業之所由始自不得不如是立言非太王王季文王先有代商之心也若文王伐密伐崇當時文王得專征伐密崇當時無道害民故文王伐之意在安民非伐其不貳於己也文王旣有聖人之德又有如是之威四方歸附自不容已文王何心焉惟斯民

得其安君心之或悟則亦已矣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亦當善觀之

惟九年大統未集註疏皆以為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而卒史遷則直以文王受命而稱王矣殊不知所謂誕膺天命者亦自後言之文王何嘗自以質虞芮之成為已之受命而即改元以應之哉如是則又何有於稱王哉蓋文王改元與否皆不可知即有改元之事亦是偶然決不以已之受命而更端也況未必有

改元之事耶九年之文亦自後人追溯諸侯歸服文王之時而言之蔡傳之說是矣

武成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有難曉處夫武王告神之時紂尚未斃武王豈遽先稱王耶若後世起兵亦有先自稱帝者是蓋欲以繫屬人心豈武王舉兵之時諸侯亦即尊武王為王而武王亦遽受之耶蔡氏以為史臣追增之辭豈錄其當時告神之語而輒加以追增之稱耶朱子釋孟子謂商人

而曰我周王猶商書而曰我后也則是當時武王雖未稱王而天下之人固以王歸之矣武王自言天其以予乂民則武王亦固任其責矣非若後世舍曰欲之而又為之辭者此皆大義所在讀者須求此而得其心之安而拘於字句之末不足為重輕也余姑發其疑如此而俟識者考正焉

周王之稱予既發其疑矣後再觀之如湯誓等篇皆即稱王泰誓稱六師分明是已正名位矣

洪範

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則洪範是歸鎬京之日即為武王陳之所謂惟十有三祀者即泰誓之十有三年春也一説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即而封之後來朝周武王訪以天道迺陳洪範則謂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夫以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今既受其封又自來朝安在其不為臣僕乎然則武王既釋箕子之囚加

以賓師之禮就而訪焉故箕子陳之若云箕子不忍
周之釋其囚走之朝鮮是雖未知其說之所本然意
朝鮮在萬里荒服之外山海極邊今箕子舊國在焉
酋長來朝者皆習箕子文教之古風當時若非逃竄
避周何至如此之遠是亦猶太伯避季歷逃之荆蠻
也但箕子聖人至則自然人歸宗之如麒麟鳳凰人
爭快覩故箕子自撫其衆得其地而為君耳若說武
王封之必有命辭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錄之即書

亡序篇亦無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若陳洪範則大
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問道箕子傳道
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誠然而無所愧焉耳矣
洪範之書註疏以為是箕子告武王之後歸而次叙成
篇以為典教如是則是篇通是箕子之筆蔡註亦云
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故謂稱祀者不忘本也夫以
稱祀為箕子不忘本是矣然所謂十有三者抑武王
之紀年耶商之紀年耶抑亦箕子朝鮮之紀年耶以

為箕子朝鮮之紀年則武王須遣人訪之篇中詞氣非遼隔之體且武王即位七年崩此其不然明矣以為武王之紀年則箕子不忍祀之一字而忍於襲商末殄周末王之紀年安在為不忘本耶此等皆重有不通而先儒亦無有明辨之者何耶愚反覆思之沈潛其義是篇蓋武王既訪箕子既陳周之史官次第其語而成篇也稱祀不稱年者則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舊稱之此聖人大公無

我之心也箕子微子之事皆古今大公案故特論之
以俟知者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當時水患既平至和之氣融會浹洽故神龜出洛背上具此自然之數亦天地至和之精也然背上亦只有點數自一至九而已非如班固輩所言有文字也聖人道理具足於心因感而見故因其九數而即繫以九事以備治天下之大法也使洛不出龜禹之治天下何嘗無法然觸類

而通若或啟之聖人何嘗恃已而忽乎天哉繫辭如
畫卦伏羲分明見得天地間道理不外一陰一陽有
春夏必有秋冬有明必有暗有盛必有衰有高必有
下有雄必有雌有奇必有偶至於細微纖悉無物不
有無處不然於是畫一奇以象陽之純而健畫一偶
以象陰之順而靜而陰陽又非判然為兩物也故又
畫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蓋相涵相生至於無窮具三
才而止而成八卦伏羲亦是道理熟於胸中故畫出

以示人使人觀其象而盡人事以法天也文王重之以盡天下之變為六十四卦於是取每卦之象而繫之以辭周公加之為三百八十四爻於是取每爻之象而繫之以辭無非使人觀自然之象而盡人事以法天也伏羲示人只有八字文王六十四字之外加詳矣周公則益加詳矣今禹於九疇亦是觀天地自然之數而繫之以九者之辭無非盡人事以法天而已矣禹之辭止於九者至箕子則亦加詳矣疇與

卦之用雖不同然其理則一理者天也在天則為天之理在人則為人之理盡人之理以合天之理疇與卦之用皆如是也非特九疇八卦雖聖聖千言萬語未有不如是者也今欲畫卦亦甚易眼前不拘器物花木土石之類即其象皆可以起義而畫卦只是道理不純熟徒為空言亦不透徹若聖人觀一物便發透許多道理出來是足為萬世之大法也

細玩終篇箕子專就人事上體貼後世專就數上推測

始知聖賢法天之學與術數不同

九疇之序文公謂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如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以下云云甚備愚竊以為不必如是分配亦自可通蓋皆以人事施為先後之節次而繫之也惟五數居中則取象人君立大中之義此不為無意其餘者或亦未必牽泥如是也今觀九者備天地間之事矣五行萬事之本故首之以五行其見於人則五事為人

事之本故次之以五事先自治而後治人於是有政事之施焉故次之以八政為政必順天時故次之以五紀五為中央土四方歸向而取則焉故為五皇極而兼統乎四維然皇極立中於此天下之人有不齊之等則不無抑其過引其不及之權衡以齊一之故次之以三德欲盡其道理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故次之以稽疑人事雖盡於已而天人感應之理如響應聲欲奉天而不違也故次之以庶徵使天下之人皆

知趨吉而避凶也則民皆躋於福祉仁壽之域所謂於變時雍天地位萬物育者至治之極功也故以福極終焉此其治天下之大法又安能有出於九者之外哉考之周禮大段不外乎此如建極之事則武王周公躬行心德之餘無非大中至正之矩如三公論道師氏保氏之類皆所以飭王躬者也五行八政食貨則冬官之居四民時地利者所不能外焉五事三德則司徒所教者不能外焉至如稽疑則龜人筮人

具焉五紀庶徵則馮相氏保章氏具焉五福六極之
嚮威則周行於其閒不能一一枚數是雖武王旣聞
箕子之言然大段治天下之道率不能外也雖堯舜
典謨考之亦皆備具所謂千聖一心也學者能求之
吾心根本已具則以之而用於世又豈有他道哉
五行之生成雖有陰陽先後之次然其意在乎審其性
以別其用要宜於民順乎天而已矣聖人之治天下
聰明睿智雖無所不周然未嘗不用天之道因地之

之利蓋道理本自合一聖人惟無所違故感通無間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惟此理之極耳此洪範所以生五行爲謨所以生六府也周官之辨土壤測日景致日致月觀妖祥辨星土雲物十有二風及草人稻人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與夫藏氷發氷無非五行之用此古人之治所以與天合而嘉祥至後世無一而不與天違也

聖人之治天下無有不本諸身者故五行之下即以五

事為先五事克備則人道盡於己以之而治人又孰不以為則孰不敬應哉

人莫不有貌也貌而暴慢不可以為貌矣恭者貌之本體故貌曰恭人莫不有言也言而鄙倍不可以為言也從者言之本體故言曰從人莫不有視也視而邪僻不可以為視矣明者視之本體故視曰明人莫不有聽也聽而淫哇不可以為聽矣聰者聽之本體故聽曰聰人莫不有思也思而不正不可以為思矣睿

者思之本體故思曰睿謂之曰者謂此名為此是即
其本然之體也人徒謂已具是人之形即以為人不
知不能踐其形雖名為人而實非人矣學者反之於
身可不求其本體之實乎箕子之言可謂至深切矣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本體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致
用自漢以來五行五事分配相屬各各不同素問五
行又不同矣懸意配屬雖有此理然亦看得活落不
要粘泥聖人相授受之意不專在此只要實體之於

心身便是何必只管代他分疏何益之有

八政如食貨為先賓師為後固有內外先後之差其餘亦大段歷而序之若必一一求其次第亦恐太鑿八政雖與周官不同然其承天意以厚民生若民性則千古聖賢無二道也

古之聖人知天人合一之理故於人事不敢不盡而於天之道亦不敢不謹堯之羲和舜之七政洪範之五紀周官之保章氏皆所以致謹於此蓋一以敬授人

時一以敬天而不敢忽也吳幼清氏解五紀詳細
五為九疇之中故又取象為建極之義而其所謂建極
者亦不外五事道理非五事之外又有所謂極也聖
人之言與後世安排布置不同隨事立義而道理自
相貫通不待牽附之使合亦不能分析之使離也皇
極二字自漢以來訓皇為大極為中謂為大中之道
至宋諸公始異其說以皇為君極為至朱子蓋深論
之而尤謂極字不可為中愚竊謂此皆未免專就文

義上理會然其實道理亦不能離乎中之一字也洛
書東西北南橫縱五數皆居中大禹分明取象人君
中天下而立立大中之道之義而若若要辯其不為
中者抑亦似戾禹與箕子取象之本意也況中為至
極之理天下道理至於中而止矣中又何嘗不兼至
字之義乎若徒至而不中則至字亦有何好處而又
烏可謂之極耶然則即訓作至字亦不能離乎中之
理孰若訓中之為盡乎又古人皇字極重如云惟皇

上帝皇矣上帝皇天之類皆以加於天帝之上謂惟天足以當之三代稱王未有君稱為皇之語況箕子不臣於周篇中曰而曰汝不一而足豈遂加以天帝之徽稱又勝於周之臣子之美其君耶文公謂皇若為大不成皇則受之為大則受之惟皇之極為惟大之極乎愚意此二句者舊註解得自好亦曷為不通若必以是為不通則五皇極亦不成謂五君極乎上次五曰建用君極尤不可通矣無逸篇皇自敬德皇

又豈可訓爲君予今似只依註疏舊解以皇訓大以
極訓中謂天之大中之道也此其道理自正然建之
者自是人君之事也人君繼天立極盡天下大中之
道爲四方之所取則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五福即次九之五福福者德之安裕人能盡大中之道
則至和咸萃五福斂聚於身自然之理今立大中於
上而庶民咸化於下是聚此五福以敷錫庶民也建
立之幾不息涵濡之化益深惟時時使庶民在汝極

之中是民亦與汝共保此極也詩云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亦錫汝保極之義此數語言人君當如是以建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此數語者言使天下之人皆如是則可以謂之大建極矣此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篤恭而天下平之義也民人二字先儒陳氏分作民與有位者而言古註文公皆不分只總統說以上文用敷錫厥庶民只說庶民耳若

分說道理亦自無妨然不若統說更覺無破碎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至其作汝用咎皆言化道勸
教之方以謂必如是使天下之人皆歸此大中之道
也大略作三段看首段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人
之資質有此三等皆當隨資質而成就之以進於大
中之道也二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言人之所處有
此二等不可以微賤而忽不可以貴顯而避咸皆抑
其過引其不及而齊一之以進於大中之道也三段

人之有能有為使盡其行而邦其昌數語言於用人之際皆當盡其才而不濫恤其私而不薄如是以勸勉之以進於大中之道也蓋聖人以萬物為一體天下之人無不欲其入於善故既立大中之本以為觀化之則而又盡時措之宜以盡曲成之方天下之人其孰有不恊於中者耶

煢獨者孤寒之極無所資而不能為善者高明者賢智之過有所恃而不肯為善者世間人亦有此二等也

無偏無陂以下則協爲歌詠之辭以使人感動興起而自

得之所謂皇極之敷言也詠嘆此言箕子所以致意

於皇極者深矣

會者合而皆同也歸者安而不返也上言人之資質成

就隨其等第區以別之至此則皆趨向而同來矣浹

洽既久厭飫日深自然安固止於是而不遷所謂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以近天子之光謂親被其道化之光蓋民之與君有上

下之分勢不能不隔絕今皆斂德歸於皇極之中則一德一心感通無間故曰近天子之光為人君者必能如是則可謂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矣然則為王之義其重如此當其責者寧有幾人蓋數百年始一見焉湯武生當其時天豈無意而其責又奚容辭乎箕子之陳洪範其微意亦可識矣

三德聖人所以齊一天下之權蓋天下道理自有是三等非聖人齊一之則不能歸於中惟辟作福以下箕

子所拳拳者必是殷末習於紂惡服食無度感於當時之事故欲君德以剛為主而所以操夫齊一天下之權者也

卜筮之法自右以然舜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古人之大事未嘗不卜筮也古人事天終日欽欽對越上帝動必以天而其所謀之事本無不與天合者又詢諸人而又以為恐有適莫之私則質諸卜筮以決

之天何心為卜筮者天之命也至是則與鬼神合其德矣故卜筮者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也由是觀之聖人舉事何者而非天耶故古人動稱天者非虛言也

卜筮之兆有方功義弓不詳其義有體色墨坼體為兆象其象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色為兆氣其兆之氣色似有雨霽蒙驛克之異墨為兆廣正釁處也坼為兆釁正墨旁有奇釁罅者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

大小圻有微明皆以為占而此只是五者則五者之
中亦不專指氣色而釁罅大小微明皆兼之矣其經
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則其占視之法亦
多而今皆不傳矣
左氏云筮短龜長疏家以為無是理乃是當時有為抑
揚之言此意亦是或者以筮尚由人扐揲之而龜由
於灼其兆自見人更無所預也
庶徵雨暘燠寒風五事之應求之太泥固不可全然不

信尤不可蓋天人感應分明道理豈可誣也自鳳凰圖書之瑞桑穀雊雉之異雷電大風之災皆感應之速至遠至近但漢儒道理不實體求之太淺耳夫水能勝火理不可誣一杯之水勝一車薪之火則不能矣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夫一不肅其貌即罰常雨今人君不肅者未必即罰以常雨也如此則人君將玩而不信矣此蓋求肅字之意太淺耳是謂一杯之水也夫箕子所謂恭作

肅者豈但容貌一時嚴肅而已耶聖人之恭盛德之至肅者恭之妙用也恭而作肅必其自一身以達於朝廷天下無一而不肅其為用大矣又豈不足以動天耶雨暘燠寒風皆然況聖人五事一齊備具至於感應者皆極其功效而言如是則善從善惡從惡斷然不虛非責備於一事之間而取效於旦夕之速也是故為人君者為善而欲極其善必勉而後成為惡而遂極其惡其勢所必至休徵難致咎徵易來可不

懼哉

曰王省惟歲以下蔡註以雨暘燠寒風貫之有係一歲一月一日之利害固是道理然以庶民惟星例之則不可云雨暘燠寒風有係於一星之利害者文義似為窒礙竊以徵不言數而云庶者天道無窮而難知人君無時不致謹故又察於歲月日與星以考究其得失亦所謂庶徵也王之體大必一歲之利害乃可以當之卿次於王師尹次於卿則當一月一日之利

害也歲月日時無易者謂一歲一月一日之間無有
變動借易之事也星者民之象星有好風好雨則民
亦有所好所惡矣為人君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則亦月之從星矣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只
是起下文月之從星之語此日月字與上惟日惟月
日字恐不同上文是一日一月之日月此指日月之
本體而言若以上文日月皆為指本體則歲當為太
歲一歲移一辰之歲然以卿尊當月師尹卑當日又

不通矣

文公因庶民惟星星有好風好雨與上面不貫故謂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愚竊不然蓋王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立言一例豈有不同是皆所謂庶徵也但歲月日之徵徵在王與卿士師尹有以致之星之徵徵不在民有以致之而視在上有以從其欲也此為有異亦可見聖人為政只厚責於在上之人而不徒責之於民此

所以相戒兢業而不敢有一毫之或肆也

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餘皆是後人推步之法作名以加之耳非實有也沈存中之說最善

五福者謂使天下之人皆臻五福而不至於六極也使天下之人皆臻五福此為治之極功故以居九疇之終焉皇極五福即此五福但彼因皇極言之重在皇極之建此則專言之重在五福之全五福全則皇極

在其中矣聖人之言自是混融無迹不似後世比對
擺布牽縶纏綿功夫益多義理益晦今因皇極有五
福遂生許多說話不知九疇雖有施爲次第而道理
自相通遀豈一件既畢方又起一件在彼無與於此在
此不宜有與於彼耶先儒又以五福六極次第不相
配如富應配貧凶應配考終命之類皆是太拘

旅獒

旅獒之書先儒皆以爲既克商之後王心亦有少懈故

召公此訓若嚴父師之訓子弟又云如教小兒相似

此論固好然詳味名公之言亦只是平實道理何嘗

有過為激切之論耶大抵古人言語皆是事實自當

照依道理說去非有加也但不知當時武王受獒之

意若何武王聖人豈有懈怠之心不以為當受而受

之於此自有道理而名公大賢只守規矩遂以獒為

無用之物不宜受而極言之蓋名公賢者自不能識

聖人之作用也然名公之言自足為後世法故夫子

錄之後世之人自當守召公之經爲正不宜妄擬聖
人之作用而貽害無極也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此是召公主意古之王者無非
事者故所貢之物皆惟切於民用若獒則是不切於
民用所謂不足以利器用則君不舉焉而武王受之
召公遂驚駭似有狎侮之意似有役耳目之意似有
玩人玩物之意故於下歷言之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此極是挈緊之言蓋不以物觀物

而以德觀物則覩是物者思其德而皆務於修德矣
不以德觀物而以物觀物則覩是物者愛其物而皆
競於玩物矣此實天理人欲之分成敗之幾皆決於
孟子謂先生以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義
以利說則說於利一字之間而治亂興喪由之聖賢致
謹於幾微之間每如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尚書疑義卷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畢桂